

ROSE TREMAIN



古斯塔夫
奏鸣曲

A Novel

[英] 罗斯·特里梅因 著 孙菲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古斯塔夫奏鸣曲

THE GUSTAV SONATA

[英] 罗斯·特里梅因 著

孙菲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he Gustav Sonata, by Rose Tremain

Copyright: © ROSE TREMAIN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569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斯塔夫奏鸣曲/(英)罗斯·特里梅因著;孙菲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 The Gustav Sonata

ISBN 978-7-302-49145-3

I. ①古… II. ①罗…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754 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装帧设计: 万墨轩图书·谷亚楠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李红英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铭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0mm×185mm 印张: 10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产品编号: 071873-01

谨以此纪念理查德·西蒙

1932—2013

若有人追问我为什么爱他，我认为最好的回答
是“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米歇尔·德·蒙田，《论友谊》

目 录

第一部分 001

妈咪	003
安东	013
核桃蛋糕	023
榎树	032
冰	040
椰子	046
达沃斯美景	057
路德维希	063
独奏	073
药房	082
魔山	094

第二部分 111

摔跤比赛	113
弗里堡街	121
下午茶舞会	129
利伯曼	136

偷	147
珍珠	156
愚蠢	165
两个周日	174
心跳	182
开始与终结	190

第三部分

199

珀尔旅馆	201
安东	209
消遣	217
齐默利时刻	226
埃德曼夫人	232
汉斯·希尔施	241
三个乐章	247
永不确定	255
不在	262
插曲	271
父与子	282
两个女人	292
错位	302
活泼的快板	310
致谢	314

第一部分



妈咪

瑞士，马茨林根，1947年

5岁时的古斯塔夫·珀尔，只对一件事坚信不疑：他爱他的母亲。

她的名字是埃米莉，但大家都称她珀尔夫人（战后的瑞士，人人拘谨慎重，当时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近邻的名字）。古斯塔夫管埃米莉·珀尔叫“妈咪”，这辈子她都会是他的“妈咪”，即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称呼会越发显得孩子气。他的妈咪，他一个人的妈咪。她身材瘦削，声音尖细，头发凌乱，在狭小的公寓里移步时总是神情犹豫，仿佛是在害怕一些物体，甚至是人会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出现。

马茨林根小镇地处瑞士中部高原地区，介于侏罗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连接楼层的石梯对于它所在的建筑来说显得过于大气，位于三楼的公寓俯瞰着流经小镇的埃梅河。古斯塔夫狭小的房间里

挂着一张中部高原地图，显示该地区山势崎岖，绿树成荫，牲畜成群，水车遍地，到处都建有以木瓦为顶的小型教堂。有时，艾米莉会拉起古斯塔夫的手指向马茨林根所在的河北岸。马茨林根的标志是一块不完整的圆形奶酪，古斯塔夫记得他曾问过艾米莉是谁吃了那一小块被切掉的奶酪，艾米莉则告诉他不要用愚蠢的问题来浪费她的时间。

客厅里的橡木餐具柜上立着一张照片，上面的人是古斯塔夫的父亲埃里克·珀尔，他在古斯塔夫尚未记事的时候便去世了。

每年的8月1日，也就是瑞士的国庆日，艾米莉都会在照片旁摆放龙胆花，并让古斯塔夫在照片前跪下，为他父亲的灵魂祈祷。古斯塔夫不懂什么是灵魂，他只看到埃里克相貌英俊，面带自信满满的笑容，身穿警服，扣子闪闪发光。于是，古斯塔夫决定为那些扣子祈祷，祈祷它们永远闪耀着光芒，祈祷父亲得意的笑容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他是个英雄，”艾米莉每年都会提醒儿子，“起初我不理解，但他的确是一位英雄。他是堕落世界里的正人君子，如果你听到了相反的言论，要记得那都是胡说。”

有时，她会闭上双眼，双手合十，口中咕哝着关于埃里克的其他记忆。有一天，她说：“这不公平，他没有得到，而且永远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每天清晨，埃米莉把古斯塔夫送到当地幼儿园。他穿着罩衫，短发梳理得整洁利落，纹丝不动地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埃米莉沿着小路渐行渐远。他从来不哭，虽然经常感觉哭声就要从心里爆发出来，但他总是将其强压下去。因为他要学会“控制自己”，这是埃米莉教给他的行事准则。她说，世上充满不公，他要向父亲学习，即使被冤枉也要做一位君子，他的父亲知道怎样“控制自己”。这样的教导是为了让古斯塔夫做好准备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为即使是在未被战争侵害的瑞士，也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

“所以，”她说，“你要像瑞士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坚强勇敢，自成一体。只有这样，你才能过上正确的生活。”

古斯塔夫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活”。他仅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同埃米莉住在三楼的公寓里，中部高原地图挂在卧室的墙壁上，埃米莉的袜子晾在铁浴盆上方的绳子上。他希望那些袜子一直挂在那里，希望晚饭时吃的马铃薯丸子始终保持现在的味道和口感。甚至是埃米莉头发上他不太喜欢的奶酪味儿，他知道这味道会一直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只能依靠埃米莉在马茨林根奶酪联营企业的工作维持生计。

马茨林根奶酪联营企业的特色产品是埃曼塔奶酪，所用牛奶产自埃梅山谷。埃米莉用导游的口吻对古斯塔夫说：“瑞士有许多精良的发明，埃曼塔奶酪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制作精良，埃曼塔奶酪的销售量不管是在瑞士本土还是在忙于战后重建的周边国家都十分不

可靠。如果销量下降，奶酪工人在圣诞节和国庆节领到的奖金就会令他们失望。

等待奖金的日子让埃米莉·珀尔寝食难安。她会坐在厨架旁（不是桌子，只是一块装了合页的搁板，她和古斯塔夫会坐在那里吃饭），在《马茨林根日报》的灰色边缘上算账。油墨经常使她的字迹变得模糊，因为她的手指总是滑到有关瑞士摔跤比赛或狼群在附近森林里出没的新闻报道上。有时，这些潦草的数字还会再一次被埃米莉的眼泪模糊掉。她曾叮嘱古斯塔夫永远不要哭，这条规则似乎并不适用于她。古斯塔夫有时会在深夜溜出房间，然后发现埃米莉正对着《马茨林根日报》暗自流泪。

这种时刻，她的口中往往飘出茴香的气味，手里紧握着一只污浊的装了黄色液体的杯子。古斯塔夫害怕这些东西——茴香味、脏兮兮的杯子，以及母亲的眼泪。他会爬到她身旁的凳子上，睁着灰色眼睛，小心翼翼地用余光观察她。埃米莉马上就会擤擤鼻子，抱住他，向他道歉，古斯塔夫的回应是亲吻母亲湿润、滚热的面颊，接着，埃米莉就颤颤巍巍地把他抱回他的卧室。

古斯塔夫5岁那年，他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圣诞节奖金。迫不得已，埃米莉又找了一份工——每周六清晨去圣约翰新教堂打扫卫生。

她对古斯塔夫说：“这是一份你也可以帮忙的工作。”

于是，他们一大早便一起出门，小镇尚未睡醒，天空中没有一抹光。他们跟着手电筒射出的两道微光冒雪行走，呼出的气体在羊毛围巾上凝成了水珠。教堂里同样漆黑冰冷。埃米莉打开两盏分别位于教堂中殿两侧的条形照明灯，在微绿的灯光里，他们开始工作了。整理赞美诗集，擦去长椅上的灰尘，清扫石质地面，擦亮黄铜烛台。他们能听见猫头鹰在渐渐亮起来的夜空中啼叫。

等日光渐强一些后，古斯塔夫总是会去做他最喜欢的工作——跪在跪垫上，一边用膝盖拖着跪垫向前走，一边清理整条过道上的铁格栅。铁栅上有装饰图案，他用抹布把图案周围、里里外外擦个遍，在埃米莉面前装出格外小心细致的样子，她说：“不错，古斯塔夫，你做得很细致，非常好。”

但她不知道，其实古斯塔夫一直在寻找掉进格栅里、伏在灰尘下的物品，他把这些奇怪的收藏品当做自己的“宝物”。只有他那么小的手才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偶尔会发现钱币，但都是些低面值，什么都买不起。更常见的有发卡、枯萎的花瓣、烟蒂、糖纸、回形针，还有铁钉。虽然知道这些东西分文不值，但他毫不介意。一天，他发现了一支崭新的用金色外壳包裹着的口红，他称这个东西为他的“首要宝物”。

他把所有“宝物”装在外衣口袋里带回家，藏在曾被他父亲用来装雪茄的木盒子里。他一边把糖纸抚平，一边欣赏它们充满活力的色彩，再把烟蒂里的烟叶抖到一个小罐子里。

独自一人待在房间时，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最重要的宝物看，有时，他还会用手触摸它的质感，用鼻子闻它的味道。令他兴奋之处在于对埃米莉保密，虽然某一天他可能会把它当作礼物，给她一个惊喜。口红是深紫色的，近乎黑色，像熟透了的李子，他认为它美极了。

他和埃米莉要在教堂里工作两个小时，为了周末的礼拜仪式，要把一切整理得井然有序。这期间，会有几个为了抵抗严寒把自己捂地严严实实的人走进来，坐在长椅上祈祷，或是走近围着祭台的栏杆，站在一旁，注视西边窗子上用琥珀色玻璃镶嵌而成的圣母怜子图。

古斯塔夫看到埃米莉在他们身边总显得蹑手蹑脚，仿佛是要把自己隐身起来。这些人很少会说对她说“你好”，也不会叫她“珀尔夫人”。他跪在垫子上观察他们，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年事已高。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不幸之人，没有秘密宝藏。他想，或许他们没有过上“正确的生活”。他怀疑“正确的生活”或许就在于那些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它们藏于格栅之下，被人们轻率地踩在脚底。

清扫工作结束后，古斯塔夫和埃米莉便并排走回家去。此时，有轨电车已经在运行，某处的钟声敲响，一群鸽子拍打着翅膀飞过一排排屋顶。卖花的摊主已经在耙下街街角摆好了花瓶和水桶，这位摊主是特勒夫人，即使是在下雪，她也会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耙下街是他们的公寓楼所在的街道。公寓楼建起来之前，这条

街曾是农业带，马茨林根的居民可以租用土地种植蔬菜，但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今，这里只有一条宽阔的人行道、一台金属喷泉式饮水机，以及特勒夫人的货摊，也只有这个货摊能够让人想起来这里曾经种过绿色植物。有时，埃米莉说她也想种一些蔬菜——紫甘蓝、荷兰豆、西葫芦。“但至少，”她会叹气说，“这里没有被战争破坏。”

她给古斯塔夫看过一些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说那些被战争破坏的地方都在瑞士以外。德累斯顿^①，柏林，卡昂^②。所有照片中都没有人烟，但其中一张里有一条白狗，孤零零地坐在碎石堆上。古斯塔夫问埃米莉那条狗后来怎么样了，埃米莉说：“问这个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古斯塔夫。或许这条狗找到了一位善良的主人，或许它饿死了。我怎么会知道呢？战争中，一切都取决于你是谁、你在哪儿，全看命运。”

古斯塔夫看着他的母亲，“我们在哪儿？”他问。

她合上杂志，把它叠了起来，就像叠起一件她不久之后还会穿上的柔软的衣服。她用双手捧着古斯塔夫的脸，“我们就在这儿，”她说，“安全地待在马茨林根。有一段时间，你父亲是警察局长助理，我们住在弗里堡街上一幢漂亮的公寓里。公寓有阳台，我在阳台上种天竺葵。现在一看见天竺葵，我就会想起我以前种的那些。”

^① 德国东部萨克森州首府。——译者注

^② 法国西北部城市。——译者注

“然后我们来到了耙下街？”古斯塔夫问道。

“是的，然后我们来到了耙下街。”

“只有我和你？”

“不，起初是我们三个人，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多久。”

从教堂回来以后，古斯塔夫和埃米莉会坐在小厨房的折叠厨架旁喝热巧克力，吃抹了黄油的黑面包。漫长的冬日似乎没有尽头，寒冷而空虚。有时，埃米莉会把古斯塔夫丢在一边，自己回到床上看杂志，她不会为此向古斯塔夫道歉。她说，小孩子一定要学会自己玩，如果学不会，就无法培养出想象力。

古斯塔夫透过他房间里的窗子望着白色的天空。他唯一的玩具是一辆金属小火车，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来来回回地推。窗边总是很冷，古斯塔夫呼出的气就像火车头上的蒸汽。车厢的窗子上画着乘客的脸，所有人都露出讶异的表情。古斯塔夫偶尔会悄悄对这些受惊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控制自己。”

这幢公寓楼里最奇怪的地方是下方的地堡，当初建造地堡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核战避难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防空洞。很快，有关部门就会规定瑞士的所有建筑都必须带有防空洞。

每年一次，公寓管理员召集整栋楼的居民进入防空洞里，包括孩子。当所有人顺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通往地堡的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